

## 随心琐记

## 回乡札记

文/李元岁

回乡下老家走了两日,将所作所为、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。

## 割羊草

晨起,到村头溜达,沿着通往乡里的水泥路走一截,又顺着田埂走进玉米地里。玉米已长有尺把高了,葱葱郁郁,长势喜人;块块相连,平平展展,像是被抹过了一般。田埂畔长着的芦草、菅草、稗子草也葱葱郁郁。看着这些葱葱郁郁的草,思绪便回到了当年,不禁在想:倘若当年能够遇着这么葱葱郁郁的草,那该有多好啊!

当年,在村里上初中、读高中的时候,利用星期天、放暑假的时间,便到生产队给爹挣工分。我干的活儿主要就是割草,割来的草,喂生产队的牛马。割130斤稗子草,或割100斤菅草,或80斤芦草,均可挣得10分工。选择割哪样草,得到庄稼地里转悠寻觅好些时间,看遇着哪样草多,就割哪样草。割几捆草背回到饲养院,饲养员过磅后记录下来。晚上,拿了爹的工分本(我自己没单独的工分本)到饲养院记工分,会计会写下:元岁,割稗子草130斤,10分。而这10分工,到年底的红值为5~6毛钱……

回到家,吃罢早点,便有了体验一把当年割草的冲动。找来一把镰刀,磨了一阵子,感觉锋利了,便提了镰刀向村外走去。

真是岁数不饶人,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。割了一阵子,便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割不到一个时辰,两大捆草还是割好了。凭我的体能,这两大捆草是扛不回去的。便给二嫂打了电话。二嫂将两大捆草搁到电三轮上,说:“回家就是为割草来啦。”我说:“不是为割草,是想体验一下曾经的过往。”二嫂又说:“你还行,这两大捆草够家里的两只羊吃两天了。”说着,发动着了电三轮。

望着二嫂远去的背影,我思绪万千……

## 瞭飞机

次日后半晌,又到村头溜达。见路旁停着一辆小轿车。走过去一看,从车里走下来的是堂弟——堂弟正在打手机。打过后,才

摸出一包烟,递我一支,他一支,而后边摁打火机边问:“三哥,多会儿回来的?”

“昨天。”我说,“你这是在这儿干啥呢?”

堂弟说:“联系飞机呢。”

我一怔。

见我发怔,堂弟说:“是联系喷农药的飞机。”

堂弟不仅种着自家的十几亩地,还承包着别人家八九十亩地,全种着玉米。累是累了点,可他也把日子经营得钵满盆盈、有滋有味、舒舒坦坦、风风光光。

正唠着,一辆客货两用车“嗤——”的一声急刹车,停在了路边。

堂弟说:“来啦,来啦,三哥……”

从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打开车厢,倒腾东西。先抬下来一个物件,正是喷农药的那个飞机。这飞机我是在电视里见到过,这么近距离看到它还是头一回。俩小伙子手脚麻利,一会儿就把该做的做好了。堂弟站在地头指挥着。手拿遥控器的那个小伙子在按动操作。只见那飞机“轰轰”作响,四角的八个螺旋桨迅速转动了起来。一会儿,飞机起飞直升上空,又一倾斜,移向玉米地头,又垂直向下,距玉米苗至五六米的高度,而后直行,雾状农药剂喷洒了下来。飞机飞至地那头,又调转机头飞了回来,最后又移到路上方降落了下来。仅仅一个来回,前后没有五分钟,二亩玉米地的农药喷洒完了——这就意味着,我瞭了那飞机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。

俩小伙子又将飞机和农药等装上了车。堂弟临上车时,问我:“三哥,晚上没有其他安排吧?”

“没有。”我问,“干啥?”

堂弟说:“没有就好——晚上到兄弟家喝一顿啊!”

我点头。

堂弟上了车,朝我摆摆手,一踩油门,向西而去,到另一块玉米地喷洒农药去了。

望着远去的堂弟的小轿车,我愣着站在那里,心潮澎湃!

## 都市心情

## 耳顺之年

文/林丛中

一转眼,我也年逾花甲了。不经意间就来到了“耳顺之年”。应了那句俗语“岁月如歌弹指过,光阴似水不再来。”

“六十而耳顺”,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。原本是孔子在谈人生时说的话,也是他老人家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得出的人生规律。此刻,人生大半已随烟尘而去。置身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,难免会发出“今是昨非”的感叹,如今之“耳顺”,也恰好反衬着当年少壮之时的种种“耳不顺”。

“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毅纹平。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苏东坡的这首词,多少年来,一直萦绕在我心中,牵引着我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向往之境。如今,总算褪去“职业装”,换回布衣,恰如刘禹锡所谓“拔去万累”,虽不奢望云间翱翔,却期望回归清闲、回归自我、回归平静。

回望前尘,我在职场已经沉浮了43年。除去入职前三年曾在农村做知青,后在工厂当了6年机修钳工外,其余34年都是在媒体摆弄笔杆子。从小记者到部门负责人,从无职称逐步晋升到副高,从翩翩少年到两鬓斑白,多少个晨昏夜幕,多少个波峰浪谷,多少次触目惊心,多少次跌宕起伏……

“耳顺”不仅是对年龄的描述,更是对一种人生境界的概括。“耳顺”之核心在于心顺。心顺者,人贵自知,诸事通透之谓也。我们在“耳顺”之前,多是在外打拼,与社会各方多有交集,你必须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外部世界,免不了纠缠于社会中种种人情世故。这也是世间最耗费心力最蚕食健康的“劳作”。如今终于已“耳顺”,外部世界已不会再关注我,我也无需再为此徒耗心智心力,先要做的,是改换“跑道”,从以往的倾心尽力于“事业跑道”,如今要转变为“健康跑道”。此时会发现,过往某些曾经看得很重的东西,此刻会变得轻如鸿毛;过往某些解不开的心结,此刻也会消弭无迹。

“耳顺”,意味着一个人身心的解脱和精神的解放,恰似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、东晋诗人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诗中抒发了在归隐后愉悦的心情: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”难怪苏东坡偏爱陶公之为人,尤推崇其诗,以为自古无人能及,反复吟咏,烂熟在胸,并一一唱和,著有《和陶集》,体验实较常人为深。

我喜欢这句圣人的古训。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中,“耳顺”依旧是一个“人生驿站”,前面还有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,需要我们去慢慢体味。要把自己的人生真正“活好”,要把此生想做的事情尽快提上日程,把少年时的梦想逐一实现,其实还有时间还有机会:如屈原《离骚》诗云:“望崦嵫而勿迫,恐鹈鴂之先鸣”。此话曾被鲁迅引用并集句成对联,以自勉并悬于其书房。此联不仅是对青春的提醒,也是对人生的警醒,意思是要趁早努力,不要让时间流逝而无作为。只需把自己的时间重新规划,不必“锱铢必较”,但须“张弛有度”,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写给好友白居易的应答诗云: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这两句也是千古传诵的名句。

近日,我从《钱江晚报》上看到一则新闻。7月12日,歌手张学友开启“60+”巡演杭州。这个已63岁的“老男人”又唱又跳近3小时,演绎近30首歌。他甚至还像20多岁时那样劈一字马,然后轻松起身。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。什么已过“耳顺之年”,人们分明看见他的人生就像刚换了新电池,愈发步履轻快。这样一位陪伴了几代人却依旧宝刀不老的歌手谁不爱?从中传递出一种旷达乐观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催人奋进。

